楊天媧與小交合推音樂會

演奏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二十五歲的小提琴家楊天媧在「既沒山又沒海」的德國住了十年，身邊都是古板嚴謹、理髮要提早兩周預訂的德國人，「其實挺沒意思的哈」。但她習慣了這種「處處是規矩」的生活，連這次重回香港與「小交」合作，都特意選了德國作曲家孟德爾遜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四大小提琴協奏曲中，布拉姆斯的貝多芬的柴可夫斯基的都是D大調，唯孟德爾遜這首用小調寫成，歡愉又爛漫。孟德爾遜按年代應被歸入「浪漫派作曲家」，可他的作品在楊天媧眼中卻頗有古典主義味道，「有很多莫扎特式的表達，很細膩」。

問她最喜歡的版本，她說是海菲茲（Jascha Heifetz）和指揮托斯卡納尼的合作，儘管有那個快得出奇的第三樂章。「連我自己都覺得挺驚訝的，但海菲茲的琴音確實高貴，很襯曲目本身的感覺。」

▲旅德十年的楊天媧漸漸習慣了那裡「處處是規矩」的生活

與小交往美加巡演

楊天媧算不上「完全的海菲茲迷」。「他的有些曲子我很喜歡，而另一些聽完後我會覺得，好吧，這就是海菲茲。」畢竟，用五分四十秒「橫掃」孟德爾遜這首e小調第三樂章的海菲茲，全世界只有一個。

「我聽一首曲子，兩小節之後就能知道這是海菲茲拉的；但如果我不知道他演奏的是什麼曲目，我甚至連這作品屬於哪個時期都聽不出來。」楊天媧覺得，海菲茲當年若不拉琴改行當演員，「可能演誰都是他自己」。

而她，更喜歡「演誰像誰」。「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還是把作曲家放在第一位，每個人的理解不同」。在楊天媧那裡，音樂家在台上其實和演員挺像，要學會塑造不同角色不同性格，「莫扎特的感覺就是和柴可夫斯基和現代派曲目不一樣」。

▶楊天媧覺得音樂家和演員相似，要「演誰像誰」 本報攝

比如她將於九、十兩月與「小交」往美、加兩國巡演的普羅科菲夫《第二小提琴協奏曲》，創作於陰雲密布的二戰前，便絕不能拉出孟德爾遜式的甜美愜意。孟德爾遜一生富足安樂，而普羅科菲夫和蕭斯塔科維奇那一批前蘇聯作曲家在政治高壓下過日子，遠沒有那麼輕鬆。楊天媧說，普羅科菲夫不像肖斯塔科維奇那麼糾結那麼悲，他總是嘗試用黑色幽默排解鬱悶，「有時候他喜歡故意嚇人一跳，好像寫着寫着曲子會突然吐下舌頭」。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普羅科菲夫經歷短暫西遊重回蘇聯，開始寫一些不同於以往的作品，撇開之前的晦澀難懂。而那一時期在楊天媧看來，也是作曲家「最有創造力的時期」。「他的第一協奏曲裡還有很多印象派的東西，還在找在摸索；但到了第二協奏曲就完全是他自己的東西了，他的性格都在裡面了。」

十年前赴德國學藝

往往，作品風格會隨了音樂家自身的境遇改變。對楊天媧來說，十年前在德國學習室內樂的經歷，也像極了一個轉捩點。那以前，她雖然贏了這樣那樣的比賽，甚至十四歲就灌錄了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隨想曲全集，卻對法國音樂「總也不開竅」。

「之前我聽不明白拉威爾，不知道他想講什麼，抓不住。」去歐洲之後，她開始對色彩豐富的法國作品感興趣，比如拉威爾，比如易沙意。她新近灌錄了易沙意六首小提琴奏鳴曲全集。這六首技巧上的難度，不亞於帕格尼尼那二十四首。

「很多人將易沙意歸爲帕格尼尼之類的炫技派，我覺得很可惜。」楊天媧說，易沙意作品中有很多法國音樂的色彩，「很多內涵，很有味道」。這味道，在和聲裡。「帕格尼尼的曲子拉半小時，我會覺得，『哦，這就是一把小提琴』；但易沙意和巴赫不會讓我有這種感覺，他們把小提琴的色彩和和聲的每個角落都挖掘得很精細。」

楊天媧曾被人問起，如果有一天被拋到一個荒島上，只能隨身帶三本樂譜，她會選哪三本。她說她一定會帶上巴赫和易沙意的奏鳴曲。「因爲這兩個人讓你覺得，作爲一個小提琴家，你不孤獨。」

楊天媧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的「最愛小提琴」音樂會，今晚八點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查詢可電二八三六三三三六。

▶香港小交響樂團將與楊天媧合作演奏孟德爾遜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楊天媧覺得，拉琴並不是單單拉準音就足夠

楊天媧談老師林耀基

特稿

楊天媧去德國前，跟音樂教育家林耀基學了七年琴。去年七月在香港，有一場「林耀基紀念音樂會」，楊天媧和李傳韻等一衆學生都來了。

「林老師是一個，傳奇。」楊天媧頓了幾秒鐘，用了「傳奇」這個詞。「我十歲開始跟他學琴，當時有個說法，說你要是被林老師收了，這輩子就保險了。」

林老師的傳奇，在於他上課從不示範，在於他那一套教學的辦法，「能把桌子也變成拉琴的」。「林老師從不練琴，但隨便抓過一把琴來一拉，總能有很美的聲音出來。」

不練琴這一點，楊天媧倒是和她的老師像極。「我小時候挺喜歡拉琴的，但每天半個小時就夠了，再多受不了。」後來，爸爸「連哄帶嚇地」逼她，她才開始每天四、五個小時地練，但像身邊同學那樣每天練琴八小時的日子，她從未經歷。

「那時候小，不懂，覺得一首曲子如果我拉兩、三遍就能背下來，再練還有什麼意思？」所以那時候林老師總對她說「拉琴要用腦子」，總勸她多去博物館多看大自然，她也聽不進去，總想着偷懶，在譜架上擱一本小說，邊看邊拉一下午音階。

她說直到十三、四歲時，她才明白音樂是自己「一生的目標」，才明白拉琴絕不是「把音拉準了，就夠了」。現在的她，一個人住在德國，養花，讀黑塞的小說，自己煮意粉給自己吃，偶爾也找個空閒的夏天去爬瑞士的雪山。她的琴盒裡，有一張朋友送的奧伊斯特拉赫（Oistrakh）的簽名小像和一幅小油畫。畫裡，是黃燦燦的一捧向日葵。

本報記者 李 夢

百子里

陳天權

與你同遊

電影《十月圍城》令觀衆認識了楊衢雲和輔仁文社，連帶輔仁文社舊址「百子里」也受到重視。市建局於二〇一〇年提出活化百子里計劃，接着古蹟辦亦將百子里納入一千四百四十四幢歷史建築名單內，評爲一級。

百子里是中環一條短小窄巷，由結志街進入，再踏上石級，可見一幢七層高樓宇，該處舊址二樓便是輔仁文社的所在地。除了百子里外，那裡還有多條小巷通往外面，難怪當年楊衢雲等人選擇這個隱蔽角落作爲論政議事之所。電影中的輔仁文社位於大街上，給行刺者有機可乘，顯然與事實有別。

兩年前市建局斥資四千萬元美化樓宇旁邊的台階空地，斬去一些樹木，變成百子里公園。園內展示輔仁文社成立之序言和最初十四名社員之簡介，另外設置兩座銅像，顯示一個穿西裝、蓄短髮的男子正爲一個穿長衫馬褂、留長辮的男子剪辮。

輔仁文社早已灰飛煙滅，但四周巷道仍令人聯想到昔日的環境。由於頗爲隱蔽，外來者很難找到進入百子里公園之小巷，故此到來參觀的人不多，看來市建局要加強宣傳，或在大街豎立指示牌了。

市建局活化百子里，本意是紀念楊衢雲及輔仁文社的事迹，但公園不以此命名，又沒有詳細介紹楊衢雲的生平，只把原置於結志街五十二號大廈旁的「楊衢雲被暗殺地點」紀念牌移放公園內。這樣處理，反映市建局尚未充分重視此段歷史事實。

百子里公園內的剪辮銅像

雙遊記

珞巴民歌

廖偉棠

一路沿着雅魯藏布江走，去林芝、去米林。水波浩蕩起伏，艷麗得很，車上的CD機適時地響起熟悉的旋律，是張瑋瑋唱的西北民歌《兩隻山羊》：「兩隻山羊爬山着哩，兩個姑娘，洗澡着哩；我想過去嘛狗叫着哩，我不過去嘛我的心癢着哩——」

倉央嘉措寫過：「到東面的工布地方，要翻高高低低群山，心中想着可愛姑娘，只顧鞭策馬兒快走。」我們想着的可愛姑娘就是珞巴族老歌者雅夏。整個米林縣大霧瀰漫，非常可愛，已經很有邊境感覺，人更稀少，山水更自由。去到珞巴村，見到雅夏老人短髮齊眉，眉宇間見得出當年是一個美人。她帶我們去她家，家裡比較清貧，鍋裡煮着一大鍋野菜或草藥。

雅夏在孫媳婦幫助下換上專門的衣飾，就像一個印第安的巫師。她應我們要求，先唱了珞巴的民族史詩，呢喃往復像愛斯基摩老奶奶唱的創世童話；吸了兩口鼻煙振作精神之後，她再加唱了曲調變化更多的勞動歌、出獵歌和婚歌，質樸悠遠，像北美印第安歌謠。珞巴古語無人爲繼，連年輕的珞巴人也無法給我們翻譯，只能從老人的解釋中轉述個大意。

後來，我在《西藏民間歌謠選》裡看到四十年前收集的珞巴族求婚歌《巴魯》，我想也許就是這一首：「剽悍的小夥子，是從金子河邊來的。是從大山那邊來的。他帶着雪白的銀子，他帶着貴重的寶貝，要娶美麗的女子哩！」

紅塵記事

天王廣告巨星

慕 秋

倫敦奧運會的男子四百米自由泳比賽，孫楊爲中國奪得男子游泳首塊奧運金牌，繼而他又獲得男子二百米自由泳亞軍，及男子一千五百米自由泳冠軍。歷史性奪金，而且一拿就是三塊獎牌，最高興的莫過於贊助商們了。

在奧運會之前，孫楊已代言了伊利、361°和可口可樂三家企業。其中一家表示：我們預計孫楊奪金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沒想到他給我們的驚喜還要大。另一家更慶幸自己的早作預謀：這次我們算押對寶了，我們早已跟孫楊進備了一份長期合同。

孫楊既有出衆的實力，又有成爲偶像的風采，一個孫楊已引出無數廣告商的「口水」。二〇〇四年的雅典奧運會，時年二十一歲的劉翔摘得一百一十米欄金牌，令中國男子田徑實現了零突破，奧運結束後，廣告商們蜂擁而至。到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劉翔所代言的品牌廣告在四年間達到十四個，收入幾個億。

近年賺錢能力最強的中國體育明星中，除了劉翔外，還有郭晶晶與姚明，但二人已退役，劉翔亦已步入運動員生涯後期。孫楊的奧運會戰績超過劉翔，而且年齡上有優勢，他的黃金年代才剛剛開始。對於品牌商們來說，孫楊就是他們所需要的人才，一棵新的搖錢樹。

孫楊款泳鏡、孫楊款泳帽、孫楊款泳褲、孫楊款耳機……正被成爲追逐對象，孫楊的粉絲與日俱增，他已成爲一顆天王廣告巨星。

原始的鏤空玉器

李英豪

閒性閒情

收藏新石器時代高古玉器眞品，難度極高；距今數千年，那時經水侵土蝕的出土古玉，數量甚少；反而近仿品觸目皆是，使一些欠缺豐富經驗者望而卻步，因爲多會受騙。

新石器時代中，以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龍山文化高古玉器最矚目，亦早爲世人認識。像**附圖**，就是龍山文化鏤空玉鳳佩，於湖南澧縣出土，乃我國珍罕「國寶」之一。

龍山文化距今約四千多年，承襲大汶口玉器傳統。其實，龍山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於不同地域發展。黃河流域，山東與陝西龍山文化玉器的紋飾、造型和風格皆各有特色。例如**附圖**玉鳳佩，多爲透雕；立鳳造型可說獨一無二，彎弧精美，着實使人難以想像是公元前二千多年的作品。那時僅使用十分原始的琢玉砣具，並無現代那樣機器輔助。砣具屬軸旋轉式，靠鑽尖蘸水之細砂慢慢磨磋，鑽成圓孔。

鏤空，就更困難和花費時間，用的砣頭要取獨特尖狀鑽，利用獸筋、獸皮、麻繩或弓弦來回拉動，使軸旋轉；既要準確和較高技術，更要耐性。龍山文化鏤空玉器少如鳳毛麟角；像這樣複雜美麗、細膩流暢而又形象生動者，可謂絕無僅有。

雄性禿髮

思 健

現代男士中「地中海」髮式是越來越普遍了。其髮型是頭頂四圍有陸地長草，中間則平禿似海，活靈活現的一幅地中海地形圖。不過，這種髮式是迫不得已的，頭頂若有髮長，邊個會自暴其短？

西醫說，大部分男性「地中海」與遺傳和雄性激素有關係，一般雄性激素偏高的人容易脫髮，他們通常稱這種脫髮叫做雄激素源性脫髮。其原因是皮脂腺主要是受雄性激素的控制，如果雄性激素分泌過於旺盛，頭頂部就會分泌出過多的油脂。當頭頂的毛孔被油脂所堵塞，會使頭髮的營養供應發生障礙，最終導致逐漸脫髮而最後謝頂。

西醫說法也許有其道理，這也是目前爲止，世界上還沒有有效治療雄性禿髮藥物的原因。有些治療禿髮的廣告，其中不乏有療前和療後的對比相片，但這僅是別人的相片，自己用藥後的相片便是例外了。

但人們對此仍有疑問：遺傳遺傳，爲什麼古人中很少有雄性禿髮的？在雄性動物中，獅子的雄性激素分泌得不會少吧，但威武雄獅的毛髮爲何還是那般茂密？既然雄性激素控制皮脂腺，但爲何患者不禿鬍鬚等體毛卻偏偏獨禿髮毛？

其實引起禿髮的原因有很多，如長期熬夜、精神緊張、多食油膩及刺激性食物都會令頭皮分泌較多的油脂及產生皮屑，有見男士禿髮就以雄性激素做論斷，未免有歧視之嫌。

醫學與養生

大都會殘夢

吳 昊

人間百貨

近年科幻片的主題多數是反烏托邦和反大都會，以悲觀看未來世界，也反映了對人性失去信心。

《新宇宙威龍》以二億美元的製作成本，建構一個毀滅邊緣的未來世界，除動作場面讓人看得眼花繚亂外，大部分鏡頭都經電腦特技加工，務求視覺效果新鮮，鏡頭裡面的細節令你目不暇給，大有「一次睇唔晒」之感。

故事開展時，地球差不多全部土地給生化武器毀滅，北半球只剩「不列顛聯邦」大都會，居住着精英分子，而南半球只剩「殖民區」無主之城，居住着各色人種賤民。每天殖民區的工人要坐極速的升降機型地車穿過地心，北上工作，再南下回家。穿越地心，車廂須處於無重狀態，人和物在空間飄浮。這是首部科幻片描寫未來人類可搭車貫通地心，這構想前所未見，相當有趣。

我們現世引以爲榮的大都會「人間天堂」觀念在片中已成殘夢一場，地面和地鐵區域已毀於生化戰爭，淪爲地獄。可居住的空間所餘無幾，城市唯有層層疊疊向高空發展，舊城區上面搭建新城區，新城區上面又是新新城區，無窮無盡，亂七八糟，道路變成迷宮，汽車只能懸浮於空間走動。

在片子中唯獨殖民區的構想最缺新意，似曾相識，是將貧民窟加唐人街，再半陷於死水之中，腐朽破爛，四處是中文字的霓虹燈招牌，水道上又見避風塘小艇，有人認爲是抄襲自經典科幻片《二〇二〇》，我認爲是來自日本押井守的科幻動畫《攻殼機動隊》（其都市廢墟就是將旺角加九龍城再半陷死水之中）。

科幻者，幻想行先，幻想最着重原創性，這方面《新宇宙威龍》得失兼備，也就大爲削弱片子的評價了。